往事恍如昨

琦君　主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书　名：往事恍如昨
作　者：琦君
出版社：湖北人民出版社
出版日期：2006
ISBN：7-216-04508-4
中图分类号　I267
定 价：22.00

琦君与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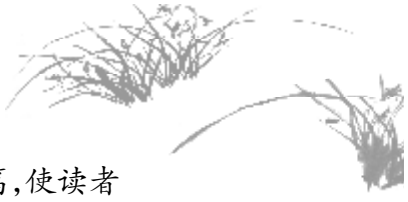
林太乙

我认识琦君女士，大约有二十年了。那时《读者文摘》中文版正要开始转载中国作家的作品，以增加这本杂志的趣味。身为总编辑，我从香港飞到台北，到处向朋友打听，有哪些作家的作品我应该注意的。凡是他们提到的，我就把作品买来看。有许多作家的作品很不错，但是不合《读者文摘》的风格，即文章必须真实、生动、无时间性，也就是我们的座右铭“文章隽永，历久弥新”的标准。

我遇到琦君时，她把她几本散文集送给我，回到香港我就读起来，发现她写童年在浙江永嘉的老家，后来在杭州读书的回忆，真是难能可贵。透过一个成长中的女孩的慧眼，她把周围的大人的喜怒哀乐，描写得清清楚楚。她的父母、二妈、阿荣伯等人，就像我自己认识的人。后来我把琦君的作品全部买来看，发现她写她母亲是她作品中

最杰出的部分。于是我请她为《文摘》写一篇以她母亲为专题的文章。《忆母亲》后来收在《读者文摘》出版的中国作家文选《文华集》。

琦君也以幽默笔调，写了许多散文，如《我的英文突破》、《秋扇》、《“三如堂”主人》，我也很欣赏。《读者文摘》转载琦君的文章，总有二十来篇，她成为作品最常为《文摘》转载的中国作家。



琦君是虔诚的佛教徒，她写的生活篇，使读者希望自己也能像她这么达观。新书《青灯有味似儿时》分两辑，第一辑是怀旧篇，第二辑是生活篇。不用说这本书我是篇篇读了，但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是《南海慈航》。琦君在文中描写她和母亲并排跪着，跟着母亲在木鱼清磬声中，灯光摇曳，香烟袅袅的情况下，念《心经》、《大悲咒》、《白衣咒》……觉得房子里空空洞洞的，好冷清，心头忽然浮起一阵凄凄凉凉的感觉，好像整个世界就只剩下她们母女两人。这一段美丽的文字描绘出一个敏感的

小女孩的困惑的心灵，极使人感动。《菜篮挑水》旁敲侧击地，轻描淡写赞美她母亲的善良坚强的性格，也是我喜爱的一篇。

书中最引人注意的自然是《三十年点滴念师恩》和《一回相见一回老》两篇。前一篇忆念词学大师夏承焘教授，后者追述琦君和沉樱的友情，以动人的笔调，从作者真挚的感情中，显现她自己的优美品格。难怪她会有这么好的老师和朋友。

琦君毕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。

1988 年夏

小　序

琦　君

来美已匆匆四年半了。客中岁月，赖以自遣的是阅读与写作；得以与朋友们互通情愫的是彼此的作品在报上见面。这就是我迄未停笔的主要原因。

在《玻璃笔》小品文集出版之前，我将一些较长的篇章抽下暂时保留。一年多来，又陆陆续续写了若干篇，乃得以再结集出书。能有此小小成绩，固不敢沾沾自喜，却不能不感谢各位主编先生的催稿，与好友们的殷切关注与鼓励。

我虽身处海外，却经常收到年轻读者与小读者的来信，几乎每一封都告诉我，喜欢看我写童年时代的故事。我也确实有怀念不尽的往事，写不完的童年故事。

有人说缅怀往事是老的象征。我却觉得念旧事的那一份温馨，使我回到童年，使我忘忧、忘老。也使我更有信心与毅力，面对现在与未来。因为我仿佛觉得，当年爱护我、教育我的长辈亲人，仍时刻在我身边。

为了珍惜这一份心情，我决定以本集中的一篇《青灯有味似儿时》为书名。

在本集出版前夕，当我看校样重读《三十年点滴念恩师》与《一回相见一回老》二文时，不免感触万千。因恩师逝世倏将三载，敬爱的沉樱姊那时正卧病医院。我曾多次想打电话向她慰问，哪怕只听到她低微衰弱的声音叫一声“琦君”都是好的。但因生怕引起她心绪的颠簸而怏怏作罢。有一回打到她家中，思明夫妇在医院，是她孙女文琦接的电话。问起奶奶的病况，她无奈地说：“还是那样啊！”我立刻感到与沉樱姊早已是咫尺天涯，只得怅憾地挂上电话。

在寄出校样不久，就收到思薇、思明电话，告知我他们的母亲已告别人间。思薇说，不久前她喜见母亲曾一度清醒，并能被扶起床来，坐在轮椅里推出户外观赏早春来临的景象。她手捧儿女们特地为她买的美丽鲜花，心神愉悦地微笑着赞赏。看去病情似有转机。思薇叹息说：谁知好景只昙花一现呢？沉樱姊原是最爱花的人，在芬芳的花季中，她闻着花香，安详地去了。她是在夜深睡梦中静悄悄地离去的，未曾惊动任何人。

她久病缠绵，这样的不辞而行，对她来说，未始不是解

脱。可是儿女们总以不能挽回慈亲的健康,使他们得以菽水承欢为恨。在我们老友心中,悲伤的是想和她再说声“一回相见一回老”都不可得了。

回想在台北时,每次我的作品在报上刊出,她都会很快打电话来予我以赞许。一再地说:“写吧,多写吧,脑子是不会衰老的,笔是愈用愈灵活的。”我来美以后,每有新书出版,都给她寄去。可是她已体力渐衰,接到书,在电话中也无法与我长谈了。最后一次我去思明家看她,她告诉我目力衰退,只能看看题目,不能看内容的小字了。现在呢?她对世间一切都已一瞑不视,不必要懊丧目力不济了。可是我缅怀旧日与她言笑晏晏的情景,焉能免垂老失知音的悲痛呢?

现在新书即将出版,教我如何寄到沉樱姊手中?

我于心中默默地向沉樱姊祝告:由于您的期许,我会执着地继续写下去。因为我相信您的话,“脑子不会衰老,笔是愈用愈灵活的。”

1988 年 4 月 8 日于美国纽泽西

目录 往事恍如昨

琦君与我　　林太乙 / 1

小 序　　琦君 / 4

第一辑　怀旧篇 / 1

玳瑁发夹 / 2

南海慈航 / 13

菜篮挑水 / 19

吃大菜 / 23

青灯有味似儿时 / 29

鹧鸪天 / 40

难忘的歌 / 45

胡蝶迷 / 51

两位裁缝 / 62

讲英语 / 68

永恒的思念 / 73

纸的怀念 / 84
三十年点滴念师恩 / 98
第二辑　生活篇 / 125
借烟消愁愁更愁 / 126
但愿虔修来世闲 / 136
捡来岁月 / 142
读禅话偶感 / 146
“鬼抽筋” / 151
公路凶手 / 156
“有我”与“无我” / 163
生与死 / 168
恩与爱 / 173
“闺秀派”与丑恶面描写 / 179
风车老人 / 183
自己的书房 / 187
遥远的祝福 / 193
读书琐忆 / 199

有甚闲愁可皱眉 / 206
千古浮名余一笑 / 211
一回相见一回老 / 217

第一辑

怀旧篇



玳瑁发夹

那枚真正的玳瑁发夹，早已不知去向。现在梳妆盒里保存着的，是一枚深咖啡色塑料质的、形状是一只翩跹起飞的蝴蝶，非常像我几十年前丢失的那一枚。是我偶然在地下车的小摊位上发现，特地买回来的。有时把它取出摸摸看看，也试着别在头发上，但因两鬓渐稀疏总是滑下来，而且现在也没有这种打扮了，就把它留下来作纪念。



中学时代的琦君在杭州蒋庄。



真的玳瑁蝴蝶发夹，是早年一位姑妈从上海带来送我的。当时若是什么东西从上海买来，就像从美国或欧洲来的一般稀奇。于是我把它带到学校献宝，同学们当然抢着观赏，不胜羡慕。一位有艺术天才的同学沈琪，最喜欢拿人家头发变花样，在自修课时，她用自己口袋里带的小木梳，把我又乌亮又多的头发，在前额正中盘起两个圈圈。把玳瑁蝴蝶夹子别在发根。我在小镜子里一照，觉得自己像画里画的古装“美女”，就得意非凡起来。好在下一节是图画课，图画老师是位温和的好好先生，我就留着古装头舍不得拆掉。

图画课堂声音太吵，隔壁课堂的纠察队报告了校长，校长就咯咯咯地踩着那双响亮的拔佳皮鞋来查堂了。一听到她的皮鞋声，全堂立刻肃静得鸦雀无声，反把图画老师吓了一跳。

校长直向我走来，厉声地问：“潘希真，你为什么梳日本头？”

我才想起自己的三朵花发髻，却壮起胆子说：“校长，这是古装头，不是日本头。”

“不管什么头，做学生都不准梳，而且除了黑

色铁夹子，任何有花的夹子都不许别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

我已经吓得哭起来了。坐在后排的沈琪，伸手三两下把我的头发抓开，取下了玳瑁蝴蝶夹。

“给我。”校长又大声地说。

沈琪理也不理，把夹子丢在我的铅笔盒里。

“给我。”校长盛怒地伸手去取。

也不知哪来的勇气，我一把将发夹抢在手里，捏得紧紧的。校长说：

“我不记你过，但发夹要留在我这里，星期六你回家时还你。你在家里可以戴，外出不穿学校制服时可以戴。但穿制服、别校徽时就不能戴，你记得吗？”

“校长，她的发夹是黑的，跟头发一个颜色，黑的铁夹子可以别，为什么黑的玳瑁夹子不能别，又不是翡翠别针呀！”沈琪毫无忌惮地说。她是班上胆子最大、反叛性最强的。她长得很漂亮，雪白细嫩的皮肤，红红的嘴唇，校长老是冤枉她搽抹胭脂，气得她直跺脚。有一次，她硬是拉着舍监“裘奶奶”（同学们背地里对舍监的称呼）到盥洗室，当



着她用肥皂毛巾使劲地擦脸给她看，要她向校长证明，她的白里透红是天生丽质，不是搽粉抹胭脂，因此“裘奶奶”和校长都很不喜欢沈琪。有一次，沈琪从家里带来一只翡翠别针，别在白制服大襟前，被裘奶奶一眼看见，一声不响地就伸手把它摘下来，交给了校长。校长把沈琪叫到办公室，狠狠给了她一顿大菜（我们称训斥为“吃大菜”），说她太贵族气，怎可把贵重首饰带到学校里来，完全忽视校规，要被警告一次。翡翠别针由校长收着，当面交还她母亲。

那次沈琪听训完，就跑到训导主任沈先生面前，振振有辞地说：“戴一下翡翠别针不过是好玩，没有半点炫耀的心意，校长说我贵族气是不公平的，校长自己才贵族呢！皮鞋永远穿名牌拔佳的。”

沈先生笑嘻嘻听着，等她说完了，才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校长也知道你是为了好玩，但穿制服戴翡翠别针很不调和，所以说你贵族气。你是学生，自然应当守校规。校长并不受穿什么牌子皮鞋的限制。为了穿得整洁、高雅，她当然可以选择自己认



为坚固又美观的牌子穿。她劝你不要戴别针是要你守校规、不是个人和你过不去。校规不是校长一个人制订的。校规是团体生活的规范，个人的意愿喜好与群体规范有抵触时，一定要牺牲个人的意愿与喜好，遵守群体规范，人类社会才会和谐，才会有进步。做学生时代，就要养成这种好习惯。你只要多想一想，就不会生别人气了。”

我们一群同学，为了关心沈琪，都拥在训导室的门口听。觉得心平气和的沈先生，讲得满有道理，就把气鼓鼓的沈琪拉回课堂。但她一直不开心，所以这次为了我的蝴蝶发夹，她就想起翡翠别针被摘下，刻骨铭心的那件事，因而借题发挥，故意提起翡翠别针。她说话时，一脸的满不在乎。

校长转脸向她说：“我现在不是问你，你用不着插嘴。”她又盯着沈琪看了半晌说：“你的头发又长过耳根了。星期六回家要剪短，如不剪短，我就请裘先生给你剪。”

“裘奶奶，谁要她剪？”沈琪冲口而出。

“你叫她什么？”校长大声地问。

我们都替沈琪捏了一把汗。谁知她马上装出